

張碩文：封殺八卦，從此「德藝雙馨」

在「網絡尺度與現實尺度必須一致」的管治新邏輯裏，縱情聲色也不可以。每次約束收緊時，中國網民都會大吃一驚，難以置信，隨後就安然無恙，不了了之。

2017-06-09



不少娛樂新聞的微信公众平台被封，引起公眾關注。圖為湖北武漢市，市民在觀看電視上的娛樂節目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在中國做娛樂內容，曾經號稱是傳媒業者最安全的職業選擇。

6月7日微博宣布封鎖炒作低俗追星帳號，「中國第一狗仔卓偉」，「名偵探趙五兒」，「全明星探」等八卦帳號被封，這似乎才話音剛落，6月8日微信封鎖了超過25個娛樂公眾號，其中不乏估值上億元人民幣的「關愛八卦成長協會」和「毒舌電影」等公眾號，後者甚至定位不在娛樂，是一個專講電影及影訊的帳戶。

若不在中國大陸，可能一時體會不到這件事引發的強烈衝擊。置換到港台的空間，這事件大概等同於你晚餐前突然發現

臉書的諸多娛樂專頁被叫停，高登和「瓊姐娛樂台」一片空白；PTT 的娛樂看板被刪除，YouTuber 們不見了蹤影，谷阿莫的影片一條不剩。而發生這一切的前提，可能只是梁振英或者蔡英文不高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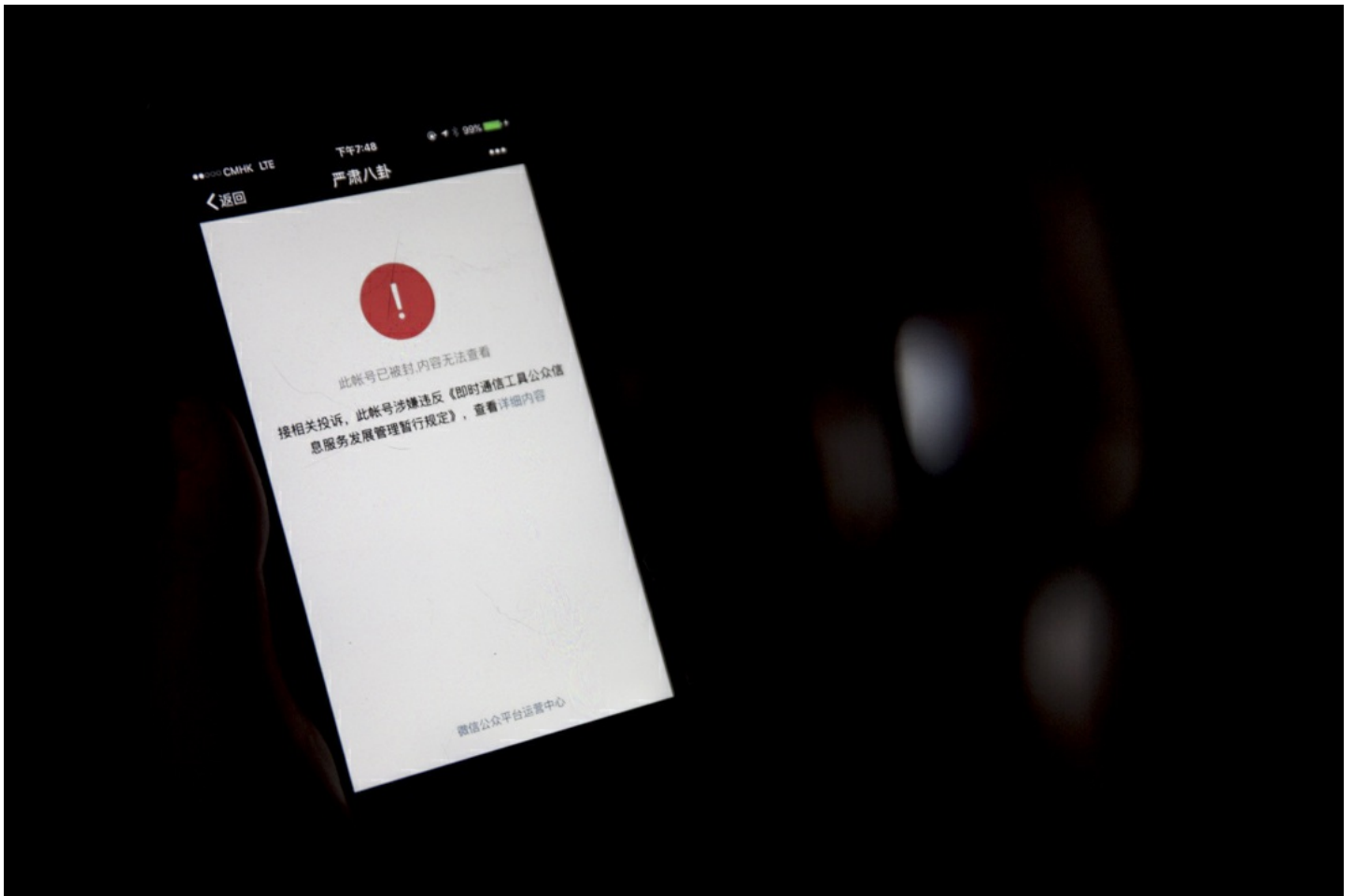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國做娛樂內容，曾經號稱是傳媒業者最安全的職業選擇。政治和社會新聞少數持證件人士才能涉足，專精和學術領域受眾相對少，只剩娛樂新聞似乎暢通無阻，消息源源不斷，看客熙熙攘攘。

2003年起，號稱「中國第一狗仔」的卓偉沿襲香港狗仔隊的作法，跟拍偷拍明星，開始為報刊提供大量報導，幾乎每一單都引起轟動。其後他從報刊出走，自組工作室，不斷擴大受眾數量。「狗仔類」娛樂八卦報導開始為中國大陸讀者熟知，也成為許多娛樂傳媒的工作重心。2012年微信走紅，推出公眾號服務，成了自媒體生長的沃土。在這個平台上，明星的婚姻糾紛，性和藥物醜聞完全暴露在公眾眼前，一則則生猛的故事串起一個個社交群組，全民狗仔的推波助瀾下，甚至可以將娛樂人物送上社會板塊。

熱門的公眾號娛樂推文，閱讀量動輒超過十萬。「10萬+」也成為業界投放廣告參考的重要數值。如此熱度之下，中國的娛樂產業與下游搭建起了新的通路。他們大量投放「鱗稿」，以驚人的價格付給許多公眾號，請他們用多種方法修飾言詞。娛樂公眾號閱讀量高，又有資金充足的甲方對接，收穫遠遠比所謂「稿酬」高出數倍或數十倍，這才不斷引來投資，估值不斷上升。

以這次被封號的「毒舌電影」為例，它從2個人的自媒體開始，兩年半時間，發展成30個人的團隊。2017年，它的全網粉絲數已經達千萬，在由貝塔斯曼（Bertelsmann，台譯：博德曼）領投的A輪融資之後，估值達到3億元。雖然它堅持為保持影評內容中立性，不做電影業界廣告，但植入其它品牌廣告也收入頗豐。2015年，它的第一個可口可樂植入廣告價值2000元，到了2016年，這個報價數字漲到3萬元，2017年，更有傳聞廣告報價接近十萬。而「第一狗仔」卓偉此前的風行工作室，高峰時期僱員有近百人，以偷拍攝影師團隊為核心，在輿論場呼風喚雨，融資千萬，業界一度傳聞估值高達8億（以上金額皆為人民幣）。

這盛況與傳統的媒體窘境相比，簡直光芒四射。不少跑娛樂或文化線的記者在三四年前都以「試試」的心態開設了社交平台帳號，他們初期在傳統媒體有一份正職，工餘撰寫公眾號內容。其中一部分人越做越好，索性離職，全身心做娛樂帳號。這一次封鎖的微博和娛樂公眾號，背後主理人大多都出身媒體，不少來自「南方系」。



中國國內知名娛樂評論微信公眾號「嚴肅八卦」、「毒舌電影」等同樣顯示被封鎖帳號。攝：端傳媒攝影部

人們曾天真地以為，網絡的尺度會一直鬆動下去，一直與現實所區隔。他們還可以繼續享受這種「平等」。

在電視、電台還是主流時，中國描述藝界和娛樂話題有獨特的姿態，源於過去牢固的文化傳統，也受限於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。藝人們過去要正襟危坐，要「德藝雙馨」——那才是官方認可的道德取向，談論娛樂也不能忘記。卓偉等人的報導方式和曝光內容，不入廳堂，也很少被公開討論。

上世紀末的 BBS 風潮中，天涯論壇帶來了娛樂八卦的新潮流。無數匿名的網民在這個平台上，對自己喜愛、關注的明星肆意討論，尺度不小，規模也越來越大。不過，社交網絡一天不出現，網上的肆意與現實看起來便距離很遠。網絡像是一個平行世界，網民在其中逃避現實。或許正是這樣，政府過去可以視而不見。

到了社交網絡時代，竭盡所能地跟拍挖料，鮮活赤裸的措辭，一個又一個跳動的輿論熱點，甚至發展出 UGC 化的全民狗仔爆料系統，中國的娛樂報道建立起新的語法，普及了新的公式。騙婚、出軌、偷情、吸毒，在這些公式中擔當主體。

由於現實中的諸多管理規條在網絡長期缺席，中國互聯網無形之中也擔起了平權、打破隔閡、平均分配信息等等責任。這也令網民形成習慣：或是出於逃避，或是出於現實中的失落，他們在網絡上發洩，與現實形成微妙的平衡。人們曾天真地以為，網絡的尺度會一直鬆動下去，一直與現實所區隔。他們還可以繼續享受這種「平等」。

可是社交功能越來越強勁時，網絡不再是平行世界，它從「逃避現實」變成了現實的一部分，娛樂八卦越來越「共享」、「眾包」，帶有越來越重的群體屬性。政府層面「不高興」的情緒，也就不難明白。有中國社交平台的工作人員

透露，這一次「不高興」並非一時興起，全是從新聞媒體整改到自媒體管制的按部就班。

習政府從不吝於表現控制慾，民衆卻依然一再低估這樣的控制慾。即便出於道德約束，中國的娛樂八卦終於成為一種政治。紅男綠女成了政治，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國度，情慾和物慾變成了政治，窺探與好奇也變成了政治。

習近平政府上任前，廣電總局多只針對個別實例管理：某些事件熱度過高，然後會變成敏感詞，消失於網絡大海。習改變策略，多次公開提出，網絡尺度和現實尺度必須一致，網絡審查和現實審查都要嚴格。

習近平**2016**年曾點評過新聞輿論事宜，他說不僅黨報黨刊，電台電視台要講導向，都市類報刊，新媒體也要講導向；時政新聞要講導向，娛樂類，社會類新聞也要講導向。幾天之後，中央電視台即表態「央視姓黨」。過半年，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文整頓直播視頻服務，要求主播必須發布健康向上的直播內容。另一邊，要求加強娛樂類，社會類新聞節目管理。又過半年之後，娛樂自媒體的崩塌終於出現。

習政府從不吝於表現控制慾，民衆卻依然一再低估這樣的控制慾。即便出於道德約束，中國的娛樂八卦終於成為一種政治。它不是涉及領土話題，不是涉及身份認同的政治，甚至不是意識形態，思辨交鋒的政治。紅男綠女成了政治，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國度，情慾和物慾變成了政治，窺探與好奇也變成了政治。

一邊是政府的自滿，一邊是民衆的天真。大家以為網絡會讓世界就此一分为二，寄望網絡可以收容現實中國不能談論，不能觀看的一切，這眼看落空了。如今縱情聲色也不可以。網絡不再是避難所，它依然逃不過權力和政治的約束。這約束精確到每一面，每一句，每一口呼吸。在每一次約束收緊時，中國網民都會大吃一驚，難以置信，隨後就安然無恙，不了了之。甚者，不少網民說「封得好」，他們支持這樣的道德淨化。讓人懷疑那是時代的「進步」，還是傳統的牢固。又或者，他們希望自己獲得特權，而自己的對立面被專制。施展特權的一方從不孤獨，他們不斷有新的更年輕的「力量」加入，不斷更新生長。據說廣電今後還會約束更多網絡內容，甚至外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的刪減片段也會被禁止發布。

2004年，歌手張學友前往北京錄製了一期談話節目。這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三台的《藝術人生》，主持人朱軍當時七情上面，送給張學友一個封號「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」。張學友聽了哭笑不得：「我沒有很得意。」這無疑是上一個傳媒世代的認證，是一道擔當不起的護身符。人人要照此模式生活，照此標準讀取。八卦消亡之後，真的並沒有人得意。

（張碩文，自由撰稿人）

2017 年 **7** 月，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。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，都會免費開放，歡迎轉發，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。

如果你喜歡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延伸閱讀



他們為什麼被封殺？各大娛樂公司中國業務圖解

大量港台藝人被自稱「愛國人士」舉報，或與其所屬的娛樂公司在內地擁有眾多業務有關，不談政治，是否唯一出路？





遭廣電總局「封殺」，內地網紅「**papi**醬」視頻被下架